

石榴花开

■ 魏有花

“榴枝婀娜榴实繁，榴膜轻明榴子鲜。可羡瑶池碧桃树，碧桃红颊一千年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《石榴》，歌咏的是石榴花的娇艳，赞美了石榴果实的丰满、甘甜，道出了诗人的梦幻与渴望。

石榴花，落叶灌木或小乔木石榴的花，花朵至数朵生于枝顶或叶腋，花萼钟形，橙红色。石榴在夏日开花，花色明艳，容易让人联想起少女丹红的面颊，所以石榴也得了一个“丹若”的美名。我国人民长期把石榴作为吉祥之果。面对花果并丽的石榴，文人雅士们诗情勃发，纷纷作诗赋词，讴歌吟颂。

石榴花开颜色如火，煞是壮观。元代张弘范写石榴花的诗就惟妙惟肖《咏石榴》：“猩红敢教染绛囊，绿云堆里润生香。游蜂错认枝头火，忙驾熏风过短墙。”他这首小诗饶有趣味，说是蜂蝶们看到石榴花这样红艳，误以为是火，吓得不敢靠近了。而唐代诗人李白的《咏邻女东窗海石榴》也写得情景交融：“鲁女东窗下，海榴世所稀。珊瑚映绿水，未足比光辉。清香随风发，落日好鸟归。愿为东南枝，低举拂罗衣。无由共攀折，引领望金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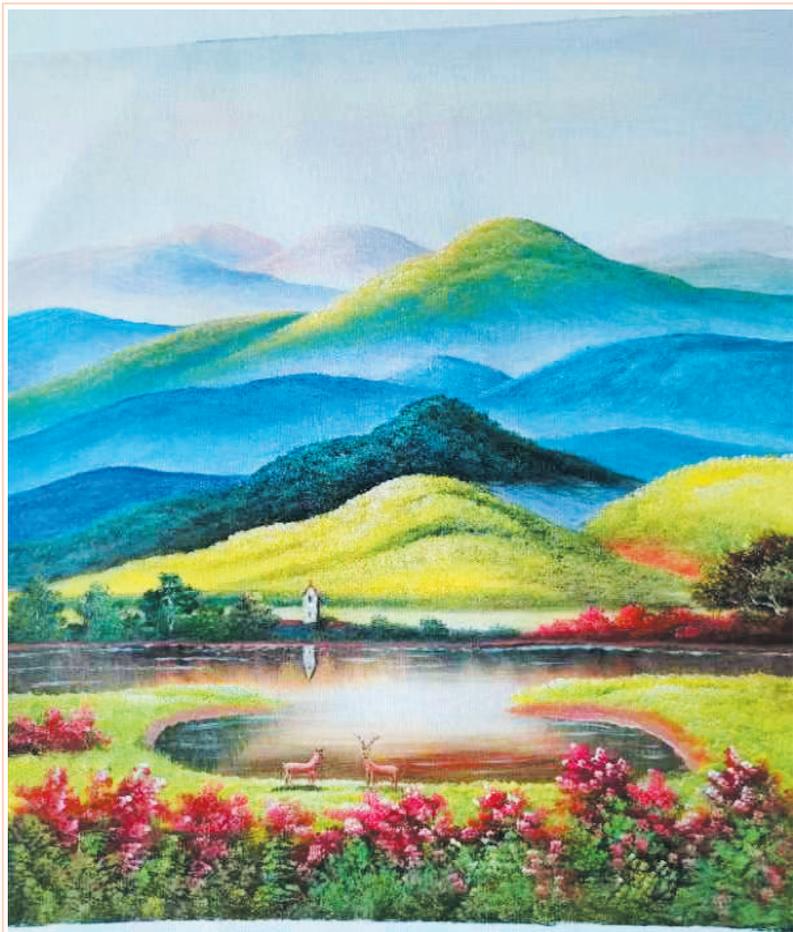
在描绘石榴花的诗词中，诗人发挥想象，运用多种艺术手法，将石榴花写得生动形象。唐代诗人施肩吾的《山石榴花》：“深色胭脂碎剪红，巧能攒合是天公。莫言无物堪相比，妖艳西施春驿中。”诗人将石榴花想象成天公攒合的深色胭脂，生动贴切。把石榴花比作春驿中的美女西施，表现了石榴花的美丽神韵。还有宋代诗人王禹偁的《咏石榴花》：“王母庭中亲见栽，张骞偷得下天来。谁家巧妇残针线，一撮生红熨不开。”赞美石榴花是天后王母娘娘亲手在天庭里栽种的，被张骞从天上偷到人间，诗句想象奇特，极富美感。

宋词中的石榴花更是别有一番风

韵。大文豪苏东坡对石榴花非常喜爱，他在《阮郎归·初夏》中写道：“绿槐高柳咽新蝉，薰风初入弦。碧纱窗下水沈烟，棋声惊昼眠。微雨过，小荷翻，榴花开欲然。玉盆纤手弄清泉，琼珠碎却圆。”这首词道出了石榴花在初夏时最动人的风景。而宋代陈著《鹧鸪天》一词，虽然全词没有石榴花的字

眼，写的也是石榴花：“看了山中薛荔衣。手将安石种分移。花鲜绚日猩红妒，叶密乘风翠羽飞。新结子，绿垂枝。老来眼底转多宜。牙齿不入甜时样，醋醋何妨荐酒卮。”

五月的石榴花开了，走向石榴花的热情与奔放，去品味唐诗宋词里味道，别是一番情趣。



山水(油画)

蔡青石 作

布谷声声

■ 王岚

生态越来越好，我住的地方离公园很近，不知从何时起，一到初夏，坐在家，就能听到从远处传来布谷鸟的鸣叫声，一如我儿时听到的那样，亲切又遥远。

儿时的初夏，太阳落后，玩耍的孩童都归家了，村庄也一下子安静了，吃过晚饭，我们常坐在院子里听爷爷讲故事。听着听着，从远处突然传来几声“布谷，布谷”的叫声，我们兴奋地叫喊：“快听，什么声音？”爷爷说：“是劝耕鸟，快回屋睡觉去，催我们耕种呢，明天要早起啦。”原来，布谷鸟一来，我的家乡塞外就到了播种的最好时节。随着爷爷的吆喝，我们一个接一个跑回屋，伴着悠扬有节奏的鸟鸣声，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后来上学知道布谷鸟还叫杜鹃，子规，而且入了书，有很多故事，引出无数好诗词。相传有一神人杜宇从天而降，教民耕种，深得百姓爱戴，被拥为首领，建立了蜀国，自称望帝。当时的四川，是一个近乎封闭的围障，内有大河，川西雪水无处排泄，洪水横流，杜宇尽心竭力，未能解决水患。后来来了一位叫鳖灵的人，才略出众，被望帝任命为相。鳖灵舍家为国，率人开凿巫山峡道，河流顺峡而出，水不再泛滥。望帝把君位禅让给了鳖灵，自己隐居山林，后来竟有人说望帝做了对不起鳖灵的事惭愧才让位，望帝忧愤而死，但其魂魄留恋蜀地，化身为布谷鸟，昼夜啼鸣。听到布谷鸟叫，蜀人知道是望帝在催促农事，更加怀念他。这凄美的传说，让布谷鸟成了思乡、盼归的象征。于是便有了李商隐的“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”的千古《锦瑟》。

苏轼被贬蛮夷，家眷衣食不保，与友人买地的路上，经过一古寺，寺旁有泉，清冽甘甜。寺后青山耸立，子规啼鸣，寺前兰溪环绕，水流淙淙，都说水向东流，兰溪竟向西流，苏轼惊叹之余，写了一首诗：“山下兰芽短浸溪，松间沙路净无泥，萧萧暮雨子规啼。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！休休将白发唱黄鸡”。他说，人老了也不要感叹时光飞逝，水还能向西流呢，谁说人生不能再回到少年？被贬蛮地，衣食堪忧，仍如此乐观豁达，除了苏轼，还有几人呢。

《送春》这样写道：“三月残花落更开，小檐日日燕飞来。子规夜半犹啼血，不信东风唤不回”。三月花败又花开，屋檐下的燕子去了又回，那眷恋春光的杜鹃，半夜悲切鸣啼，不相信东风唤不回。诗中虽有悲凉之感，但却传递出顽强进取的坚定信念，有了这种勇气和坚韧，还有什么困难是可怕的呢？

在写布谷鸟的诗中，我最喜欢的是那首《乡村四月》：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”。山川原野，一片葱茏，蒙蒙烟雨，杜鹃声声，乡村四月，一派欣欣，这温暖盎然的人间多么让人心动！

历尽千山万水，走过世事沧桑，我懂得了，任何时候只要拥有一颗坚强的心，那“布谷，布谷”的鸟鸣声中，就没有那么多悲切，有的就是人间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子！

布谷声声，声声向荣！

潜川名片

鸭池山 海拔高202米。位于万山镇境内，距县城西10千米。清光绪《庐江县志》(卷之二·山川)载：“鸭池山，距治西二十里。山巅有石池，边有鸭迹，故名。按，此山脉自分水岭来，东南蜿蜒，发县基于此。”

陈大化 (1715~1786)，字鳌士，号封池，庐江马厂石虎村(今庐城镇)人。清乾隆十三年(1748)进士，任编修、御史、礼刑工四科给事中、江苏粮道等职。遇事敢言，公正廉洁。疏通松滨，灌溉农田，百姓感激。因病回家后，捐银六百多两，帮助赈济灾民。72岁卒。著有《封池制艺》《蓉镜轩诗赋》。

我一直心心念念陶醉于早读。

当晨光初露，窗外刚刚泛出一片鱼肚白，传来一声两声清脆的鸟鸣，我便赶忙起床，简单洗漱罢，再沏上一杯清茶，拧亮台灯，摊开书本，进入到忘我的早读时光。

晨起，经过一夜的休眠调整，感到神清气爽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活力无限。头脑也十分清醒，耳聪目明，记忆力也分外旺盛，是阅读的最佳时段。

早读，我一般读散文或诗歌，不读小说，小说适合于晚间。因为早读也就一两个小时，不宜读长篇的文字。读散文，跟随作家游历名山大川，或徜徉在乡间小路，抑或博览古今珍闻轶事，聆听圣哲教诲，记取历史智慧。也读诗歌，无论唐诗宋词，或是现代新诗。兴之所至，信手拈来，随便翻翻，想读什么就读什么。读散文，犹如随智者闲庭信步，又如与贤

早读时光

■ 崔鹤同

哲促膝而谈，不疾不徐，云淡风轻，心情舒缓，如山间小溪，淙淙流泻。

古人说：“诗言志”。我总以为诗歌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，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，无论是政论诗还是田园山水诗，或者是爱情诗，读来总会令人心旌摇曳，激情澎湃。无论是读李白、杜甫与白居易，或是苏东坡、辛弃疾与李清照，或是艾青、徐志摩与闻一多，都使我热血沸腾，精神振奋。犹如把酒临风，林海听涛，沙场鏖战，鼓角齐鸣，不能自已。

俗话说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”。凡事，都得赶个早字。太阳，从早晨升起，拉开了一天壮美的序幕。每

一棵树，每一株草，每一朵花，都在悄悄地伸出了枝桠，舒展了绿叶，张开了花蕾，承接阳光和雨露。清晨，金鸡报晓，声音格外昂扬宏亮。“千古完人”曾国藩，一直重视早起。他在给其弟的家书中一再叮嘱：“若不能尽行，但能行一早字”，“欲去惰字，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”。梁实秋生来喜欢早起。他说，醒来听见鸟啾，一天都是快活的。古人闻鸡起舞，那种时不我待，发愤图强的精神更是催人奋进。

偶尔，我瞥向窗外，看到对面阳台上一个小男孩，正在晨光熹微中捧着一本书，微仰着脑袋，可能是在背诵英语单词

或一段语文，那专注的表情，天真的模样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的自己。早读，总会和向往、追求、理想和希望联系在一起，给人知识、信心、勇气和力量。

每天早读，我都感到获益良多。有时，读着读着，受到美文或诗歌的激励或启发，会灵感突袭，文思泉涌，不由得奋笔疾书，写下一篇小文或一首小诗。这时，我会欣喜地抬起头来，将目光投向窗外。但见霞光万道，一轮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，一群小鸟在枝头欢鸣雀跃，轻轨在不远处隆隆驶过，人们也陆续地走出家门，去赶公交或奔向超市。我想，当人们开始新的忙碌的一天的时候，我已然完成了又一次美好的早读，收获了我今天的第一桶“金”。

我无比丰饶殷实的一天，从早读开始。